採硫日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採硫日記

郁永河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採硫日記卷上

仁和郁永河撰

我朝聲施遠被。僞鄭歸誠。臺灣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鄭氏其地設官分職。輸賦貢金。綜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欲窮覽巴蜀之奇。圖乃不得一覽其槩。以爲未慊。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灾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雞籠、淡水實產石硫磺。將往採之。余欣然應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戒裝行。同人言子聖平、右陶、裘子紹衣。胡子愼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表弟趙履尊、表姪周在魯、脫三字鄭重。有僕役徐文、余興、龍德喜請從。郊送者、曹子呂陽。同行者、王君云森也。

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門至大橋。會雨。留宿呂陽邸舍。

二十五日天稍霽。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如練。望海口羅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蕩江波日夜流。遙看五虎瞰山頭。烏龍渡在五虎山下。峨巖五石。皆如虎形。峨海門一望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晚至坊口。晤石君某、董君贊侯。董君爲諸羅令長子石爲董君渭陽。遂訂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來齒髮益衰。憮然興感。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染

相思嶺上塵。獨有蒼蒼鬢色。經過一度一回新。晚宿漁溪。

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民攜犁牽犢。往來壠上。余買山無日。不勝慨然。賦詩曰。山色曉逾潔。溪聲靜自流。人言隔壠阪。犬吠出村陬。細雨沾衣溼。輕寒動客愁。白雲眞可羨。舒卷在峯頭。午刻至浦尾。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坐輿上。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撐船。舟中乘轎。亦一時奇事也。岸旁多老榕。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里。而仍屬一株者。余嘗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如昔。爲賦詩曰。榕陰垂一畝。斤斧慨無施。臃腫多駢榦。蟲蛫盡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曾無凋落時。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一大村落。憶余辛未過此。噉荔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至晚宿輿化郡。

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早麥已秀。風過成麥浪。蓋四月時令也。嶺南春早。於此可見。賦詩曰。曉起籃輿逐隊行。今朝眞喜得春晴。飜畦盉麥初成穗。遶徑寒流自有聲。隴阪雲移青嶂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已識躬耕樂。何事勞勞又遠征。

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郡。值陸師提督吳公英以詰朝蒞任。五營兵將。兜鍪囊鞬。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傾城爭出。趨蹌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繞路斜。紛紛鐵騎亂如麻。無端佔畢咿唔者。也曳藍袍候使車。晚宿郡城。

二月朔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卽五通渡也。渡實支海。廣十餘里。登舟颺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抵岸卽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崦嵫。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晤蕭山來子衞。爲余覓舟。爲渡海計。値大風不輟。聞萬石、虎溪二巖。爲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楹複室。而迴環曲折。一徑可通。傴仄處、傴僂匍匐俯首側體。然後渡。有時瀑流淙淙。橫拂肩袂閒。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憑。清泉可濯。奴子陳肴核。歡飲竟日。抵暮、循舊路返。每値陡隘處。令一人當關。以猜枚鬥勝。勝者得斬關度。童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易勝者守關。而不勝者奪之。凡奪十七關。始出洞。而新月一彎。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峪冱覆一谿。詩裏未經摩詰畫。袖中難倩米顚攜。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裾識洞低。盤礴不知春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

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登其巔。巨石大可一二畝。高十餘丈。圍圓似鼓。曲磴緣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插漢。位置殊怪。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奇石。巉巇聚一叢。懸崖臨巨壑。疊嶂吼長風。屐折危欄轉。笻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巖畔頹垣小徑云是僞鄭公子錦舍、聰舍讀書處。惟

有砌蟲啷啷草閒。銅駝廢井。何地蔑有。祇爲遊人增慨。然萬石虎谿二巖。巨石雖多。絕無峯巒峭削態。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圓鈍椎魯物。卽有層疊而上者。望之亦纍卵耳。廈門孤懸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涉致勞。腰疾復作。掖而後行者累日。

十六日小痊。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至。雨過風復橫。海舶在巨浪中搖曳震蕩。凡三晝夜無寧息。登舵望港口。左爲廈門支山。右爲海澄縣古浪嶼山。兩山對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矗起中流。舟子言。是大旦門。海舶出洋。必由此。余謂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亹。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亹。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爲廈門門戶。金門、廈門又漳泉門戶矣。

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敍三日闊。董君忽委頓。伏艙底大嘔。舟人伐鼓鳴鉦。揚帆起椗。約行二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舶皆依山泊宿。

二十日無風不能行。

二十一日黎明。聞鉦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門。一望蒼茫。淼無涯涘。同泊十二舶。參差並進。望舟左數十里外。有黃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比午至黃土坡下椗。使從者問之。對曰。舟無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此何處。曰遼羅。是金門支山。蓋已去大旦門七八十里矣。視同行僅得三舶。餘皆不復可見。頃之有微風。復起椗行。比暮。視黃土坡猶未遠。以風力弱。不

勝帆也。始悟海洋汎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祇藉一帆風耳。憶往歲榕城晤梁谿季君蓉洲言。自臺令旋省。至大洋中。風絕絕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鏡。視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既暮就寢。初更風漸作。寐聽舷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若相和不輟。夜半渡紅水溝。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時時以楮鎚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甚險。人頗泄視之。然二溝在大洋中。風濤鼓盪。而與綠水終古不淆。理亦難明。渡溝良久。聞鉦鼓作於舷間。舟師來告。望見澎湖矣。余登鷁尾高處。憑眺。祇覺天際微雲一抹如線。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纖埃在明鏡中。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飄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頃之視一抹如線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媽祖澳。相去僅十許丈。以風不順。帆數輾轉。不得入澳。比入已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三板即舢板也。海舟大。不能近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行。又拽上大船載之。）岸高不越丈。浮沙沒骭。草木不生。有水師裨將統兵二千人。暨一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曰南天嶼、草嶼、西嶼、坪貓嶼、布袋澳、八罩山、

東嶼、坪水、垵尾、西吉、花嶼、鋤頭插、馬鞍嶼、東吉、將軍澳、布袋嶼、虎井嶼、船航嶼、岑雞嶼、豬母落水、桶盤嶼、月眉、後鼻、西嶼、頭風櫃尾、雞籠嶼、鐵線灣、紅毛城、四角嶼、雙頭掛、暗澳、案山仔、林投仔、牛心嶼、蛾仔灣、天妃澳、有副將衙門鎮管港、有城銃城、有城巡檢司、小菓葉、潭邊、蠣仔灣、小池角、龍門港、大菓葉、大池角、龜壁港、沙港底、中墩嶼、竹篙灣、鼎灣嶼、吼門、陽嶼、雁靖嶼、赤嵌仔、小門嶼、陰嶼、土地公嶼、椗鉤嶼、姑婆嶼、雞善嶼、員貝嶼、吉貝嶼、墨嶼、悉斷續不相聯屬。彼此相望。在煙波縹緲間。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舟莫即。澳有大小。居民有衆寡。然皆以海爲田。以魚爲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郡。以沙磧不堪種植也。居人臨水爲室。潮至輒入人室中。即官署不免。頃之。歸舟有罟師鬻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鯊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餐。庖人將剖魚。一鯊從腹中躍出。剖之更得六頭。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鯊魚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食。余獨坐舷際。時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寢。偶成一律。東望扶桑好問津。珠宮璇室俯爲鄰。波濤靜息魚龍夜。參斗橫陳海宇春。似向遙天飄一葉。還從明鏡度纖塵。閒吟抱膝檣烏下。薄露洽然已溼茵。少閒黑雲四布。星光盡掩。憶予友言君右陶言。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撒水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夜半微風徐動。舟師理柁欲發。余始就枕。

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自深碧轉爲淡黑回望澎湖諸島猶隱隱可見頃之漸沒入烟雲之外前望臺灣諸山已在隱現間更進水變爲淡藍轉而爲白而臺郡山巒畢呈目前矣近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不絕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椗候驗久之風大作鼓浪如潮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狀頗爲同行未至諸舶危之既入鹿耳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已晡矣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深入所以稱險不然既入鹿耳斜指東北不過十里已達赤嵌何必迂迴迤邐會風惡仍留宿舟中

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臺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里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爲十更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嘗聞海舶已抵鹿耳門爲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回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風尺寸爲艱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閱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焉訊其故曰風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異曰海風無定亦非一例常有

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禍福攸分。此中有鬼神司之。遑計遲速乎。余以舟中累日震蕩。頭涔涔然。雖凭几倚榻。猶覺在波濤中。越二日始謁客。晤太守靳公、司馬齊公、參軍尹君、諸羅令董君、鳳山令朱君。又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握手甚慰。渠既不意余之忽爲海外遊。以爲天降。余於異域。得見故人尤快。相過無虛日。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與呂子共相參考。蓋在八閩與南隔海水千餘里。前代未嘗與中國通。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即輿圖一統志諸書。附載外夷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汲水一語。又不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屬泉郡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漁課若干。嘉隆間琉球據之。明人小視其地。棄而不問。若臺灣之曾屬琉球與否。俱無可考。臺之民土著者爲土番。言語不與中國通。況無文字。無由記說前代事。迨萬歷間。復爲荷蘭人所有。（荷蘭人、即今紅毛。）建臺灣赤嵌二城。（臺灣城、今呼安平城。赤嵌城、今呼紅毛樓。）考其歲爲天啓元年。二城彷彿西洋人所畫屋室圖。周廣不過十畝。意在駕火礮防守水口而已。非有埤堄闉闍如中國城郭。以居人民者也。本朝定鼎。四方賓服。獨鄭成功阻守金廈門。屢煩征討。值鄭氏京口敗歸。欲擇地爲休養計。始謀攻取臺灣。聯檣並進。紅毛嚴守大港。（大港在鹿耳門之南、今已久淤、不通舟楫。）以鹿耳沙淺港曲。故弛其守。欲誘致之。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視鹿耳不守。遂命進師。紅毛方幸必敗。適海水驟漲三丈餘。鄭舟無復膠沙之患。急攻二城。紅毛大恐。與戰又不利。請悉收其醜類去。時順治十八年（缺一字）月也。於是成功更臺灣名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州。又以廈門爲思明州。而自

就臺灣城居焉。鄭氏所謂臺灣城。卽今安平城也。與今郡治隔一海港。東西相望。約十里許。雖與鯤身連。實則臺灣外沙。前此紅毛與鄭氏皆居此者。誠以海口爲重。而緩急于舟爲便耳。成功沒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錦舍・卽經紈袴子。無遠略。其下諸將多來歸者。朝廷悉以一官畀之。由是歸誠者日益衆。康熙二十年鄭經亡。子克塽繼。年甫十四。幼不諳國事。而總督姚公（啓聖）銳意圖勦。多設反閒。閒其用事諸人。人心離叛。無固志。遂與提督施公（琅）先後進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戰於澎湖。二十二日再戰。王師克捷。已入天妃澳。臺灣門戶已失。鄭衆危懼。欲遷避呂宋。不果。蓋其下皆謂克塽孺子。不足謀國事。而歸誠反正。猶冀得爵賞。遂定計降。有旨原其罪。十月克塽率其族屬朝京師。授漢軍公。寧靖王朱（術桂）先依鄭成功歷三世。近四十年。聞克塽降。爲詩曰。流離來海外。止賸幾莖髮。如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魯王世子輩。安插河南。臺灣遂平。夫成功年甫弱冠。招集新附。草創廈門。復奪臺灣。繼以童孺守國。三世相承。卒能保有其地。以歸順朝廷。成功之才。信有過人者。況乎夜郎自大。生殺獨操。而仍奉永歷之紀元。恪守將軍之位號。奉寧靖王魯王世子禮不衰。以視吳耿背恩僭號。相去不有間耶。臺灣既入版圖。改僞承天府爲臺灣府。僞天興州爲諸羅縣。分僞萬年州爲臺灣鳳山二縣。縣各一令一尉。臺灣縣附郭首邑。增置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海外初闢。規模草創。城郭未築。官署悉無垣墻。惟編竹爲籬。蔽內外而已。臺灣縣卽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鎭、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學宮、市廛、及內

地寄籍民居多隸焉。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鳳山縣居其南。自臺灣縣分界。而南至沙馬磯大海。袤四百九十五里。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攝土番十一社。曰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答樓以上平地八社。輸賦應徭。曰茄洛堂浪嶠、卑馬南三社在山中。惟輸賦不應徭。另有傀儡山番。并山中野番。皆無社名。諸羅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溜灣、音葛刺灣歐王、音蕭郎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難音葛雅闌等三十六社。雖非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自臺灣分界而北至西北隅。轉至東北隅大雞籠社大海。袤二千三百十五里。三縣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不能入。無由知其所蹟。總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沙馬磯至諸羅縣北雞籠山。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略也。雖沿海沙岸。實平壤沃土。但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雨過流爲深坑。然宜種植。凡樹藝芃芃鬱茂。稻米有粒大如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遇夜轉潤。又近海無瘴患。秋成納稼。倍內地。更產糖蕉雜糧。有種必獲。故內地窮黎。褦至輻輳。樂出於其市。惜無地尙多。求闢土千一耳。五穀具備。尤多植芝蔴。果實有番樣、土音讀作蒜香無此字或云當作濺黃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卽敗。苦不得入內地。荔枝酸澁。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多見。楊梅如豆。桃李澁口不足珍。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膩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粵。椰子結實如毬。破之可爲器。有椰酒盈椀。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共嚼。余愛二樹獨榦無枝。

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偃蓋婆娑。牕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西瓜盛於冬月。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瓤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逐泉之傳霖耳。郡治無樹。惟綠竹最多。一望猗猗。不減渭濱淇澳之盛。惜止一種。輒數十竿爲一叢。生笋不出叢外。每於叢中排比而出。枝大於竿。又節節生刺。人入竹中。往往牽髮毀肌。莫不委頓。世有稽阮。難共入林。花之木本者。曰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叉。臃腫而肥。開花五瓣。色白近心漸黃。香如梔子。宜於風過暫得之。近則惡矣。自四月至十月開不絕。冬寒並葉俱盡。草花有番茉莉。一花千瓣。望之似菊。既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然香亦少遜焉。街市以一析三。中通車行。傍列市肆。髣髴京師大街。但隘陋耳。婦人弓足絕少。閒有纏三尺布者。便稱麗都。故凡陌上相逢。於裘下不足流盼也。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地不產馬。內地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十匹。文武各官。乘肩輿騎黃犢。市中挽運百物。及民閒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故比戶多畜牛。又多蔗梢。牛嗜食之。不費芻菽。曩鄭氏之治臺。立法尚嚴。犯姦與盜。死不赦。有盜伐民閒一竹者。立斬之。民承峻法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市肆百貨路積。委之門外。無敢竊者。天氣四時皆夏。恆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有也。海上颶風時作。然歲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爽不過三日。別有風期可考。颶之尤甚者曰颱。颱無定期。必與大雨同至。至必拔木壞垣。飄瓦裂石。久而愈勁。舟雖泊

澳。常至齏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聲卽止。占颶風者。每視風向反常爲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馬祖暴後。便應南風。白露後至三月皆應北風。惟七月北風多。主颶。）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早避之。又曰。風四面皆至曰颶。不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禍輕。颶緩而禍久且烈。又春風畏始。冬風慮終。又六月聞雷則風止。七月聞雷則風至。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而海中鱗介諸物。游翔水面。亦風兆也。此臺郡之大略也。爲賦竹枝詞。以紀其槩。

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安平城旁。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岡也。鐵板沙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浪掀擲。舟底立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跡。其堅可知。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日暮還過赤嵌城。

紅毛城卽今安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在安平赤嵌二城之間。而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赤嵌城在郡治海岸。與安平城對峙。

編竹爲垣取次增。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官署皆無垣墻。惟插竹爲籬。比歲增易。○無墻垣爲蔽。遠浦燈光。直入寢室。

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迴幾度疑吹角。更有牀頭蝘蜓鳴。

牛車挽運百物。月夜車聲不絕。○蝘蜓音偃丞。卽守宮也。臺灣守宮善鳴。聲似黃雀。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忽路欲迷。綑載都來糖蔀裏。只留蔗葉餉羣犀。

取蔗漿煎糖處曰糖蔀。○蔗梢飼牛。牛嗜食之。

青葱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滴。家家一樹倚籬笆。

番花葉似枇杷。花開五瓣白色。大本臃腫。枝必三叉。花心漸作深黃色。攀折累三日不殘。香如梔子病其過烈。風度花香頗覺濃郁。

芭蕉幾樹植墻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爲臨池堪代筆。因貪結子種成林。

蕉實形似肥皁排。偶而生。一枝滿百可重十觔。性極寒。○凡蒔蕉園林。綠陰深沉。蔭蔽數畝。獨幹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蔞根嚼。贏得脣間盡染脂。

檳榔樹無旁枝。亭亭直上。偏體龍鱗。葉同鳳尾。○子形似羊棗。土人稱爲羊棗檳榔。食檳榔者。必蔞根蠣灰同嚼。否則澁口且辣。○食後脣口盡紅。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

竹根沄篠以至於葉。節節皆生倒刺。往往牽髮毀肌。察之皆根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卽生。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樣何勞向客誇。

番樣生大樹上。形如茄子。夏至始熟。臺人甚珍之。

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朱脣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

梨園子弟垂髫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土人稱天妃神曰馬祖。稱廟曰宮。天妃廟近赤嵌城。海舶多於此演劇酬願。○閩以漳、泉二郡爲下南。下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種也。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爲長慮教耕桑。

臺郡之西。俯臨大海。實與中國閩廣之間相對。東則層巒疊嶂。爲野番巢居穴處之所。鳥道蠶叢。人不能入。其中景物。不可得而知也。○山外平壤。皆肥饒沃土。惜居人少。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土千一耳。

採硫日記卷中

余以採硫來居臺郡兩閱月。爲購布、購油、購糖、鑄大鍍、冶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種種畢備。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鍍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頻飲幷浴體。以辟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薙草。杓出硫於鍍。小桶凝硫。大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粟鹽豉筐釜椀箸等。率爲百人具。計費九百八十金。買一巨船載之。入資十七。覺舟重不任載。心竊疑焉。遂止弗入。更買一船爲載所餘。費半前船。或曰舟有大小。受載有量。今頗未盡量。何徒費爲。余曰吾忽心動。方欲使兩船中分之。匪直載所餘也。言者匿笑去。王君意圖便安。不欲更張。而中分之志遂寢。余事既畢。擬旦日登船。郡守靳公（名治揚號斗南）司馬齊公（名體物號誠菴）咸謂余曰。君不聞雞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卽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之遣。皆欷歔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還爲幸。彼健兒役隸且然。君奚堪此。曷令僕役往。君留郡城遙制之。何如。余曰。茲行計役工匠番兒數百人。又逼近野番。不有以靜鎭之。恐多事。貽地方憂。況既受人託。又何惜一往。明日參軍尹君（復）鳳山尉戚君（嘉燦）皆吾鄉人。來止余行。曰。客秋朱友龍謀不軌。總戎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纔兩月。無一人還者。下淡水且然。況雞籠淡水。遠惡尤甚者乎。又曰。縣役某與其侶四人往。僅以身返。此皆近事。君胡不自愛耶。余笑曰。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

余計之審矣。不可以不往。尹君與守戎沈君長祿爲余作丸散藥、及解毒辟瘴諸方爲贈。珍重再三。又吾鄉黃巖顧君。數公隨父南金先生任江南糧儲道。住京口。順治己亥被掠留臺。居臺久。習知山海夷險。與余一見如故。交亦來謂余曰。水土害人。鬼物爲厲。有識者所不計。若夫去險就夷。居安避危。胡可不審。君亦知海道乎。凡海舶不畏大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有梳御風。有柁辟水。雖大風浪。夫易沉覆。若觸嶠則沉。膠沙必碎。其敗立見。今自郡治至雞籠。舟依沙瀨開行。遭風無港可泊。險倍大洋。何如陸行爲得乎。君將偕行我往。若必從舟。則我請辭。余曰。謹受教。王君圖便安。卒登舟。挽之不可。余與顧君率平頭數輩。乘笨車就道。隨行給役者。凡五十五人。時四月初七日也。經過番社。即易車。車以黃犢駕。而令土番爲御。是日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嘉溜音葛辣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余曰。孰謂番人陋。人言寧足信乎。顧君曰。新港、嘉溜灣、歐王、麻豆、於僞鄭時爲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欲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爲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然觀四社男婦被髮不褌。猶沿舊習。殊可鄙。自麻豆易車。應至倒咯音洛國。番人不解從者語。見營官中途爲余治餐。意余必適彼。爲御至佳里興。至則二鼓矣。問誰爲宿處。則營中也。無已。乃之守戎趙君所。趙君名振。天雄人、孝廉。與余友侯君敬止善。談次及天雄平于鄴下汧臺諸故人。皆能了了。蓋皆三十年事矣。漏下三十刻

乃就寢.

初八日仍駁原車返麻豆社.易車渡茄港尾溪、鐵線橋溪、至倒咯國社.日已近暮.憶王君此時乘南風駕巨艦.瞬息千里.余至則後矣.乃乘夜渡急水八掌等溪.遲明抵諸羅山.倦極坐憩.天既曙.復渡牛跳溪、過打貓社、山鼻溪、他里務至柴里社宿.計車行兩晝夜矣.車中倦眸欲瞑.每至深崖陡塹.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徧體雕青.背爲鳥翼盤旋.自肩至臂斜銳.爲網罟纓絡.兩臂各爲人首斷脰.猙獰可怖.自腕至肘.鑿鐵鐲數十道.又有爲大耳者.

初十日渡虎尾溪、西螺溪.溪廣二三里.平沙可行.車過無軌迹.亦似鐵板沙.但沙水皆黑色.以臺灣山色皆黑土故也.又三十里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轅中牛懼溺.臥而浮.番人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既濟.値雨.馳三十里.至大武郡社宿.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爲三叉.或爲雙角.又以雞尾二羽爲一翿.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爲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

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半線社.居停主人揖客甚恭.具饌尤腆.云過此多石路.車行不易.曷少憩節勞.遂留宿焉.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

十二日過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

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

十三日渡大溪。過沙轆社。至牛罵社。社屋隘甚。值雨過殊溼。假番室牖外設梯。緣梯而登。雖無門闌。喜其高潔。

十四日陰霾大雨不得行。午後雨止。聞海吼聲。如錢塘怒潮。至夜不息。社人云。海吼是雨徵也。

十五日十六日皆雨。前溪新水方怒。不敢進。

十七日小霽。余榻面山。霾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覩。其麓忽見開朗殊快。念野番跳梁。茲山實爲藩籬。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麓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愼毋往。余頷之。乃策杖披荊。拂草而登。既陟巔。荊莽繆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連枝累葉。陰翳晝暝。仰觀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欬。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湲。尋之不得。而修蛇乃出踝下。覺心怖。遂返。

十八日又大雨。嵐氣益甚。衣潤如洗。堦前泥濘。足不得展。徘徊悵結。賦詩曰。番舍如蟻垤。茆簷壓路低。嵐風侵短牖。海霧襲重梯。避雨從留屐。支牀更著梯。前溪新漲阻。徙倚欲雞棲。頃之。有番婦至。墳首瘠體。貌不類人。舉手指畫。若有所欲。余探得食物與之。社人望見。亟麾之去曰。此婦有術。善祟人。毋令得近也。

十九日晨起。忽覺差爽人意。計二三日水落可涉。則前路匪遙矣。比午、方飯。南風颼颼起。蘋末衣潤頓乾。覺快甚。飯罷。風漸橫。草木披靡。念兩海船當已至。不然殆矣。王君奈何。意甚憂之。薄暮有人自海濱來云。見二巨舟乘風而北。益駭。披襟坐大風中。至三鼓。勉就枕。然竟夜無寐。

二十日辰刻風定。無從得二船耗。顧君慰余曰。君無憂二船也。彼非南風不行。既久無南風。昨風又橫。無行理。何憂為。土官使麻荅為余問水。（麻荅・是番兒之矯健者・問水・探水之深淺也・）曰水急且高。未可涉也。

二十三日余念二船。遂叱馭行。行二十里至溪所。衆番為戴行李沒水而過。復扶車浮渡。雖僅免沒溺。實濡水而出也。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山・）雙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後。番人貌益陋。變胸背雕青為豹文。無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捷走（缺一字・）男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槩略仝。

二十四日過吐霄社、新港仔社、至後龍社。甫下車。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余驚問所以不死狀。曰。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候南風不得。十八日有微風遂行。行一日。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求庇。苦無港可泊。終夜徬徨。十九日猶如昨。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喜謂天助。頃之。風厲甚。因舵劣不任使。強持之。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繞船飛舞。舟人以為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集船上。驅之不去。舟人咸謂大凶。焚楮鑼祝之。又不

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呷呷向人若相告語者。少間風益甚。舟欲沉。向馬祖卜筮。求船安不許。求免死得吉。自棄舟中物三之一。至二更遙見小港。衆喜倖生。以沙淺不能入。姑就港口下椗。舟人困頓各就寢。五鼓失椗。船無繫。復出大洋。浪擊舵折。鷁首又裂。知不可爲。舟人告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掉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爲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王君與舟人皆入水。幸善泅得不溺。乘浪勢推擁登岸。顧視原舟。惟斷板折木相擊白浪中耳。余急問後船安在。王君曰。彼舟利涉。自十八日已先余舟數百里矣。尙何能知之。余聞王君言。意欲迴車。復自計曰。驅馳千餘里。何惜數日程。不往探後舶確耗乎。

二十五日與王君共一車兼程進。越高嶺三。至中港社午餐。見門外一牛甚腯。因木籠中俯首踢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勒。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甚多。每出百千爲羣。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挽車牛。強半是也。飯竟。復登車。道由海壖橫涉小港。迂迴沙岸間三十餘里。王君指折舵碎舟脫死登岸處。甚悉。視沙間斷木廢板。尙有存者。惟相對浩歎而已。又浮一深溪。至竹塹社宿。溪水湍急。役夫有溺而復起者。奴子車後浴水而出。比至。無復人色。有人自雞籠淡水來者言。二十日風後有一舶至。余聞之甚喜。謂王君曰。沉舟諸物。固無存理。然大鑊與冶器。必沉沙中。似可覓也。且一舟猶在。無中輟理。君無惜海濱一行。遂留王君竹塹社。余復馳至南嵌社宿。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

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爲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麝麑逐隊行甚夥。驅獫獦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荆度莽。冠履俱敗。眞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二十七日自南嵌越小嶺。在海岸閒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爲溼。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爲阻。卽淡水也。深山溪澗匯爲此出水。廣五六里。港口中流有雞心嶕。海舶畏之。潮汐去來。深淺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蟲億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徧體悉損。視沙閒一舟。獨木鏤成。可容兩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舟也。既渡。有淡水社長張大。罄折沙際迎。遂留止其家。視後舶果已至。當風橫時。棄擲數物。餘皆獲全。然不過前舶之餘。計所亡已什八矣。爰命張大爲余治屋。余留居五日以待。

五月朔張大來告屋成。

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荅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漫爲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閒。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爲余築也。余爲區畫。以設大鑊者二。貯硫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爲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臧獲共處者三。爲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爲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爲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既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晝夜轟耳

不輟覓之累日不可得見。

初五日王君自海岸馳至。果得冶器七十二事。及大鑊二具。餘其問之水濱矣。又數日各社土官悉至。曰八里分、麻少翁、內北頭、外兆頭、雞洲山、大洞山、小雞籠、大雞籠、金包里、南港、瓦烈、摔折里、末武溜灣、雷里、茖薑、繡朗、巴浪泵、音吽奇武卒、荅荅、攸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十三社。皆淡水總社統之。其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飲以燒酒。食以糖丸。又各給布丈餘。皆忻然去。復給布衆番易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衡之可得二百七八十觔。明日衆番男婦相繼以莽葛載土至。土黃黑不一。色質沉重有光芒。以指撚之。颯颯有聲者佳。反是則劣。煉法搥碎如粉。日曝極乾。鑊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爲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油土相融。又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爲多寡。工人時時以鐵鍬取汁瀝突旁察之。過則添土。不及則增油。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乃至數十觔。關鍵處雖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似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開。明日拉顧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爲內北社。呼社人爲導。轉東行半里。入茆棘中。勁茆高丈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茆上。暑氣蒸鬱。覺悶甚。草下一逕。逶迤僅容蛇伏。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前。余與從者後。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廬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爲近遠。約行二三里。渡兩小溪。皆履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

結其上若虬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蘗已大十圍導人謂柵也柵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目不得覩其狀涼風襲肌幾忘炎暑復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閒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巔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閒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爲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卽穴旁視之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閒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蓋周廣百畝閒實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閒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卽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輟者是硫穴中沸聲也爲賦二律造化鍾奇構崇岡涌沸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碧澗松長槁丹山草欲燃蓬瀛遙在望煮石迓神仙五月行人少西陲有火山孰知泉沸處遂使履行難落粉銷危石流黃漬篆斑轟聲傳十里不是響潺湲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臺郡諸公言之審矣余初未之信居無何奴子病矣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無人而王君水底餘生復染危痢水漿

不入。晝夜七八十行。漸至流溢枕席間。余一榻之側。病者環遶。但聞呻吟與寒噤聲。若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徧藥之。乃以一舶悉歸之。而顧君又以他事赴省。獨余不可去。與一病僕俱。時時督番兒課匠役。往來烈日下。與深草茂林中。日不少休。而一二社棍。又百計暗撓之。余既不識侏離語。與人語。人又不解余旨。口耳並廢。直同聾啞。是余一身且有兼病。尚得以不病傲人乎。以余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見有徵。然而至輒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余體素弱。十年善病。恆以參朮代饔飧。猶苦不支。自臺郡至此。計觸暑行二十日。兼馳凡四晝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溝巨壑。峻坂陡崖。馳下如覆。仰上如削者。蓋不可勝計。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項。蚊蚋蒼蠅。吮咂肌體。如飢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茆爲之。四面風入。如射。臥恆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屐而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堦前潮汐時至。出戶草沒肩。古木樛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癭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鼾聲如牛。力能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矢。戶闥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答。林谷震撼。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者。聯榻共處。以視子卿絕塞信國沮洳爲何如。柳子厚謂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余至之夜。有漁人結寮港南者。與余遙隔一水。蠻布藉枕而臥。

夜半矢從外入。穿枕上布二十八扎。幸不傷腦。猶在夢鄉。而一矢又入。貫其臂。同侶逐賊不獲。視其矢。則土番射鹿物也。又有社人被殺於途。皆數日間事。余草廬在無人之境。時見茂草中有番人出入。莫察所從來。深夜勁矢。寧無戒心。若此地者。蓋在在危機。刻刻死亡矣。余以斑白之年。高堂有母。寧遂忘臨履之戒。以久處危亡之地乎。良以剛毅之性。有進無退。謀人謀己。務期克濟。心志素定。神氣自旺。匪直山鬼降心。二豎且遠避百舍。且余固以嗜遊來。余嘗謂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況蓬萊在望。弱水可掬。藉令祖龍漢武聞之。不將褰裳恐後乎。

採硫日記卷下

余既窮幽極遠。歷海外無人之域。其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而寸履焉。可不一言。俾留意當世者知之。閒嘗於清旦策杖。薄暮操舟。周覽探討。而得其槩焉。蓋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嵯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山下臨江埠堀、爲淡水城。亦前紅毛爲守港口設者。鄭氏既有臺灣。以淡水近內地。仍設重兵戍守。本朝內外一家。不虞他寇。防守漸弛。惟安平水師撥兵十人。率半歲一更。而水師弁卒。又視爲畏途。扁舟至社。信宿卽返。十五六年城中無戍兵之跡矣。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爲鬼爲毒。人無由知。汛守之設。特虛名耳。緣海東行百六七十里至雞籠山。是臺之東北隅。有小山圓銳。去水面十里。孤懸海中。以雞籠名者。肖其形也。過此而南。則爲臺灣之東面。東西之間。高山阻絕。又爲野番盤據。勢不可通。而雞籠山之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卽沈。或云名爲萬水。朝東水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二說未詳孰是。從無操舟往試。歸告於人者。海舟相戒。不敢出其下。故於水道亦不能通。西不知東。猶東之不知西也。止就西言。自淡水港而南迄於郡治。而南至鳳山縣沙馬磯。亦有蠔港、打狗仔、下淡水三港。山中澗水所出。雖沙堅水淺。難容巨舶。每當潮汐。亦可進舟。設有寇盜伺隙。或紅毛思復故物。以數舶虛攻鹿耳。牽制水陸。而出偏師掩襲各

港據土列營首尾夾擊則我兵守禦勢分三面受敵矣今獨重鹿耳安平之守而於各港一切泄視非計之得也又郡治各邑悉無城郭戰守無憑當事者亦屢圖之以去山遠無水道不可得石往往中輟近有建議植竹爲城者以竹種獨異內地叢生合沓閒不容髮而旁枝橫勁篠節皆刺若夾植二三重雖狐鼠不敢穴矢礮不能穿其勢反堅於石而又無舂築之勞但令比戶各植數竿不煩民力而民易從朞月之閒可使平地有金湯之壯其說可採所當亟爲舉行不待再計者至若諸羅鳳山諸邑各有疆域舍己邑不居而寄居郡治臺邑之地若僑寓然似宜各度地勢植竹建城不獨撫字爲便而犄角互援之勢亦成矣近者海內恆苦貧斗米百錢民多饑色賈人責負聲日沸闐闐臺郡獨似富庶市中百物價倍購者無吝色貿易之肆期約不愆傭人計日百錢趁趕不應召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每遇撈捕浪棄一擲閒不甚惜余頗怪之因留臺久始得其故茲地自鄭氏竊踞民閒積貯有年矣王師克臺倒戈歸誠不煩攻圍不經焚掠蕩平之後設鎮兵三千人協兵南北二路二千人安平水師三千人澎湖水師二千人三邑丁賦就地放給外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以給兵餉兵丁一人歲得十二兩以之充膳製衣履猶慮不敷寧有餘蓄蓋皆散在民閒矣又植蔗爲糖歲產二三十萬商舶購之以貿日本呂宋諸國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運之四方者十餘萬是臺灣一區歲入財賦五六十萬自康熙癸亥削平以來十五六年閒總計不下千萬入多而出少較之內地州縣錢糧悉輸大部有去無回者安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又臺

土宜稼。收穫倍蓰。治田千一。給數萬人食有餘。爲賈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匱。民富土沃。又當四達之海。卽今內地民人。襁至輻湊。皆願出於其市。萑苻陸梁。孰不欲掩而有之。有如曩昔鄭氏者。乘閒覬覦。實足爲患。而內地沿海。且無寧宇矣。議者謂海外丸泥。不足爲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以實之。噫、計亦疎矣。我朝自鄭氏竊據以來。海氛飄忽。在在入寇。江浙閩粵沿海郡縣。蹂躪幾遍。兵戈垂四十年不息。至沿海萬里遷界。爲清野計。屢煩大兵。迄不能滅者。以有臺灣爲之基也。今旣有其地。而謂當棄之。則琉球、日本、紅毛、安南、東京諸國必據之。琉球最稱小弱。素不爲中國患。卽有之。亦不能長守爲中國藩籬。安南東京構兵不解。無暇遠圖。日本最大。獨稱強國。紅毛狡黠。尤精戰艘火器。又爲西洋附庸。西洋人務爲遠圖。用心堅深。不可測識。幸去中國遠。窺伺不易。使有臺灣置足。則朝去暮來。擾害可勝言哉。鄭鑒不遠。何異自壞藩籬。以資寇巢。不智者所不爲也。犄角三城。掎隘各港。堅守鹿耳外。此無良圖矣。然守臺灣。尤宜以澎湖爲重。澎湖者。臺灣之門戶也。三十六島。絕無喦嶠。在在可以泊船。故欲犯臺灣。必先攻澎湖。澎湖旣得。進戰退守無不宜。欲守臺灣。亦先守澎湖。澎湖堅壁。敵舟漂蕩無泊。卽坐而自困。疇昔鄭氏倘與王師鏖戰。澎湖旣失。遂至窮蹙。蓋可鑒也。乃臺民居恆思亂。每聚不軌之徒。稱號鑄印。散劄設官者。歲不乏人。敗露死杖下。仍多繼起者。非有豪傑之士。欲踵武鄭氏也。緣臺民皆漳泉寄籍人。五十年來。習見兵戈不

足畏。又目覩鄭氏將弁投誠。皆得官封公侯。以是爲青雲捷徑。成則王。敗不失爲進身階。故接踵走死地如鶩。非性不善。習見慣之耳。往歲獲亂人。問何爲叛。曰。我非叛。諸公何過譴張。復問印劄有據。非叛而何。對曰。冀投誠圖出身耳。聞者絕倒。不知鄭氏方猖。有來歸者。漸謨不惜一官畀之。不如是不足解其黨。今鄭氏反正。薄海乂安。盜弄潢池。有戮無赦。寧與前此同日語乎。亦愚甚矣。故臺灣縣易藏奸。宄事較兩邑爲繁。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其升高陟巔。越徑度箐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焚廬殺人。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漆。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爲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直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則噬。蛇虺攖之則嚙。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其生槁於雨露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東面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西面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又以小舟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餽遺甚厚。謂番俗與西番大略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爲廣。有當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烈澤焚山。夷其險阻。則數年之

後。未必不變荊棘爲坦途。而化槃瓠薤笮爲良民也。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恆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嘓嘍聲。呼酒曰打剌酥。呼煙曰篤木固。略與相似。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布。冬寒以番毯爲單衣。毯漬樹皮雜犬毛爲之。亦有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連綴。不開領脰。衣時以頭貫之。仍露其臂。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左右互袒者。婦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別以一幅縫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擔肩上。上衣覆乳露腹。中衣橫裹。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布圍股。一身凡三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箕踞往來。鄰婦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爲香草。日取束髮。蟣虱遶走其上。閒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椮盤之。亦有致妍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爲膏。葬不可近。男子競尚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開各穿一孔。用篠竹貫之。日以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間螺貝纍纍。盤繞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爲鳥翼網罟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留一髭。并五毛盡去之。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冬夏。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益頻。孕婦始娩。即攜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曰。不若是不愈也。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即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

明私許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齶門牙旁二齒受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婦以處。蓋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倣龜殼爲制。築土基三五尺。立棟其上。覆以茆。茆簷深遠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其下可炊、可舂、可坐、可臥。以貯笨車、網罟、農具、雞栖、豚棚、無不宜。室前後各爲牖。在脊棟下。緣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人爲置幾榻。人惟藉鹿皮擇便臥。夏幷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間懸葫蘆大如斗。旨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醅也。其釀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泉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盡則喜。否則慍。慍客或憎之也。又呼其鄰婦各衣毯衣。爲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爲客狎。喜甚。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海外皆稱中國爲大唐。稱中國人曰唐人。）若其同類爲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懟其婦。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知食麥。其饕飧不宿舂。曉起待舂而炊。既熟。聚家人手摶食之。山中多麋鹿。射得輒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慮風雨。行不計止宿。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後求衣。饑然後求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爲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食而畊。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蘗。來年新禾既植。又盡以所餘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攜所釀。聚男女酣飲。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餘粟既罄。雖饑不悔。屋必自構。衣需自織。耕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爲網。屈竹

爲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爲而後用之。腰閒一刃。行臥與俱。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得鐵則取澗中兩石夾搥之。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挹酒漿。可以腼饋餈。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相通。鄰家米爛粟紅。饑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衆寡。皆推一二人爲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衆等。無一毫加於衆。番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衞者比。其先不知有君長。自紅毛始據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役輸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孑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人。非謀不軌也。麴蘗誤之也。羣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相下。梏斃未釋手。白刃已陷其脰。閒有平時睚眦。醉後修怨。旦日酒醒。曾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臨其門矣。至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此爲戒。相率謂曰。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爲中國勦滅。盡爲臣虜。眞天威矣。故其人既愚又甚畏法。曩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鏹爲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爲脯。幷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取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朘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稚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爲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

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啓發、樂生之心。潛消頑慤之性。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荆蠻斷髮文身之俗。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爲人文淵藪。至若閩地叛服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常俗限。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導之耳。今臺郡百執事。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三歲遷擢。政令初施。人心未洽。而轉盼易之。視一官如傳舍。孰肯爲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子孫世守。或如唐韋皐、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噫、蓋亦難言矣。而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夥長通事。爲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坐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即有以冤愬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視之不啻帝天。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而歧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雨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

況人乎。夫樂飽暖而苦饑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異其人。何必異其性。仁人君子。知不吐余言。

七月望。炎暑漸退。新涼襲人。有役夫自省中初至者十二人。方共具飯醪爲中元祀鬼事。向空山羅拜。余笑而賚之酒。其明日有三人忽稱病。

十七日病者又五人。北風大作。

十八日風愈橫。而十二人悉不起。爨煙遽絕。

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草屋二十餘間。圮者過半。夜臥聞草樹聲。與海濤澎湃震耳。屋漏如傾。終夜數起。不能交睫。

二十二日風雨益橫。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余屋三楹。風至兩柱俱折。廬屋圮無容身地。冒雨攜斧斫。自伐六樹支棟。力憊甚。而萬山崩流。並下汎濫四溢。顧病者皆仰臥莫起。急呼三板來渡。余猶往來岸上。尙欲爲室中所有計。不虞水勢驟湧。急趨屋後深草中避之。水隨踵至。目沒脛、沒膝、至於及胸。在大風雨中。涉水行三四里。風至時時欲仆。以杖掖之。得山巖番室暫棲。暮無從得食。以身衣向番兒易隻雞充餒。中夜風力猶勁。

二十三日平明風雨俱息。比午、有霽色。呼番兒棹莽葛至山下。渡余登海舶。過草廬舊址。惟平地而已。余既倖生存。亦不復更念室中物。敝衣猶足蔽體。解付舟人。就日曝乾。復衣之。遂居舟中。

二十五日水旣落。乘海舶出港。至張大所。有病者殞舟中。爲藁葬山下。以屍骨無渡海理也。

二十八日視舟中病者轉劇。因遣海舶急歸。余獨留張大家。命張大爲余再治屋。

二十九日復大風雨四晝夜。洪水又至。走二靈山避之。驚怖有甚於前。幸早避得免涉水。然在空山中。竟一日夜不得食。

初四日雨止風息。再返張大所。

初八日有一舶入港。言初五日三舶同自省中來。半渡遭風。一舶已碎。其一不知所往。友人顧君敷公在焉。念之甚切。自此旦旦出海上望之。

十五日中秋節。番兒報舊址茆屋成。尙有臺郡病夫二人不能歸者。從余走海岸沙際遙望。午後張大攜肴核至。與余就沙際飲。抵暮而返。不見一帆。

十六日乘莽葛返茆屋中。與病夫二人俱。視新結茆三區。區各三楹。余與二病夫各占一區。夜惟孤影。四面猿啼鬼嘯聲不輟。有臺令李子鵠梅花書屋詩一卷。雋永可玩。坐常至夜分。一夕甫就枕。殘燈旣熄。帳前有火光如盌。碧色去地三尺許。知其燐也。審視久之而滅。

二十五日忽聞有海舶至。驚喜出戶。則顧君敷公至矣。問遭風飄泊何所。云是日西岸頗無風。半渡風至。舟人強持之。已見雞籠、二靈諸山。値潮落不得入港。陳某一舶已觸岸爲齏粉。惕然轉柁歸西岸。泊定海

鎮山下。舟中器具悉敗。需補製。而大風又半月不輟。故遲來。幸無恙。而余前遣歸一舶。亦以是日至。問病者歸去何若。則死過半矣。計兩舶中復來夫役近六十人。明日再修釜突。煎煉硫土。一如曩日。夜則與顧君共論前代海防及僞鄭故事。議其得喪。一夕就寢未寐。視屋外火光如箕。赤色耀目。余以見慣不怪。顧君駭曰。君榻下何故燃燭。余笑曰。火從君枕畔來照吾榻下。君試反顧。必有所見。顧君遽躍起。方結衣褌欲出戶。火光漸滅。又一夕。有鳴鏑過枕畔。恐野番乘夜加遺。出戶視之。不見一物。

十月朔硫事既竣。將理歸棹。命衆役夫向山前刈薪。午後又使人艤三板水涯以待。見四人並坐樹下。疑刈薪有先歸者。趨問之。已不見。種種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此。寧不病且殆乎。

初四日復出至張大家與別。遂登舟。

初七日未刻。值風便與顧君舶同出大海。北風方勁。巨浪如山。行不數里。余舟檣折有聲。回視顧君一舶。亦大呼檣折。二舶在巨浪中。既無復入港理。隨風蕩漾。意必飄南方千里外。憂不能寐。

初八日侵曉。風稍息。余攬衣出視。晨光初動。宿靄未收。而一輪紅日從鷁尾水底湧出。三躍而後昇。大如車輪。海波盡赤。不瞬息已丈餘高矣。向聞登州日觀擅奇。殆未必如余所覩也。將午、遙見遠山在有無閒。猶疑爲海上雲氣。午後審視漸眞。舟師謂是省城官塘山。夜半抵官塘。猶屬海外孤島。不連內地。

初九日自官塘趨定海鎮。巳刻將近山。顧君一舶已先至。相見如夢。意二舶檣折。無並全理。竟達會城。嘆

爲神助。望山上兩城遙峙。前人築爲犄角互守計者也。命舟師掉三板登岸。周覽一匝。略得形勢之概。沿海市肆甚布。漁艇有大於海舶者。覽畢登舟。乘順風南行。去岸甚遠。仍行大海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夾峙。勢甚雄險。又有巨石綿亘入海。如五虎蹲踞中流。實閩省門戶也。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顚越。既入門。靜澡淵渟。與門外迥別矣。左望山巒斷處爲梅花嶼。沙淤水淺。非潮長不能出入。更進爲亭頭。土音讀是作城頭。近海大村落。至則暮矣。命從者攜臥具。與顧君僧登怡山僧院假宿焉。老僧粗解文義。可與語。壁間有詩。倚韻爲五言律。弱水歸帆遠。驚濤日夜紛。青衫餘厲氣。寶劍有龍文。暫息幷州駕。還瞻故國雲。鐘聲與禪誦。清響得重聞。

初十日復登舟。苦水涸。必候潮至始行。行十里至閩安鎭。有副帥屯兵千人守口。再行十里。膠淺不前。

十一日行不數里。

十二日趁微風以棹佐之。望見南臺大橋。周子宣玉率數僕乘小艇來迓。既見歡甚。余與宣玉共乘小艇同至大橋登陸。入城求晤曩時餞送諸交好。惟裘子紹衣、何子襄臣、表姪周在魯三人在。餘或歸家。或他適。不可得見。獨呂子鴻圖先我渡海歸。差可喜。再覩城市景物。憶半載處非人之境。不啻隔世。不知較化鶴歸來者何如。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有閬苑蓬瀛。不若吾鄉瀲灩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吾思也。憶遊歷所覩。

再爲土番竹枝以詠之。

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闌。

烏青是黑布名。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烏翼形。一變又爲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猙獰。

半線以北。胸背皆作豹文。如半臂之在體。

胸背斕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遍。只有雙蛾不解描。

番婦臂股文繡都遍。獨頭面蓬垢。不知修飾。以無鏡可照。終身不能一覩其貌也。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椀復如盤。

番兒大耳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撞胸。同類競以耳大爲豪。故不辭痛楚爲之。

丫髻三叉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插文禽尾。陌上飄飄各鬥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晚來女伴臨溪浴。一隊鸂鶒蕩綠波。

半線以北。男女皆翦髮覆額。狀若頭陀。○番婦無老幼。每近日暮。必浴溪中。

鏤貝雕螺各盡攻。陸離斑駁碧兼紅。番兒項下重重遶。客至疑過繡領宮。

銅箍鐵鐲儼刑人。鬥怪爭奇事事新。多少丹青摹變相。畫圖那得似生成。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女無分總一般。口角有髭皆拔盡。鬚眉都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插短刀。朝朝磨礪可吹毛。殺人屠狗般般用。纔罷樵薪又索綯。
人各一刀。頃刻不離。斫伐割剝。事事用之。
畊田鑿井自艱辛。緩急何曾叩比鄰。構屋斲輪還結網。百工俱備一人身。
番人不知交易借貸有無相通理。鄰人有粟饑者不之貸也。畢世所需。皆自爲而後用之。
輕身矯捷似猿猱。編竹爲箍束細腰。等得吹簫尋鳳侶。從今割斷伴妖嬈。
番兒以射鹿逐獸爲生。腹大則走不疾。自孩孺卽箍其腰。至長不弛。常有足追奔馬者。結縭之夕。始斷之。
男兒待字蚤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
番俗以堵紹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故不知有姓氏。
女兒纔到破瓜時。阿母忙爲構屋居。吹得鼻簫能合調。任教自擇可人兒。
番女與鄰兒私通。得以自擇所愛。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開孔雀屏。既得歡心纔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
亂髮鬖鬖不作縇。常將兩手自搔爬。飛蓬畢世無膏沐。一樣綢繆是室家。

番婦亂髮如蓬。蟣蝨遠走其上。時以五指代梳。

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爲甕牀頭掛。客至開筒勸客嘗。

夫攜弓矢婦鋤耰。無褐無衣不解愁。番罽一圍聊蔽體。雨來還有鹿皮兜。

鹿皮藉地爲臥具。遇雨卽以覆體。

竹弓楛矢赴鹿場。射得鹿來村社商。家家婦子門前盼。飽惟餘瀝是頭腸。

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收掌充賦。惟頭腸無用。得與妻孥共飽。

莽葛元來是小舸。刳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

番人夫婦乘莽葛射魚。歌聲竟夜不輟。

種稅秋來甫入場。舉家爲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羣輩。共醉平原十日觴。

稅米登場。卽以爲酒。男女藉草劇飲歌舞。晝夜不輟。不盡不止。

梨園敝服已蒙茸。男女無分只尙紅。或曳朱襦或半臂。士官氣象已從容。

士官購戲衣爲公服。但求紅紫不問男女。

士番舌上掉都盧。對酒歡呼打刺酥。聞道金亡避元難。颶風吹到始謀居。

番語皆滾舌。作都盧轂轆聲。

深山負險聚游魂．一種名爲傀儡番．博得頭顱當戶列．髑髏多處是豪門．
深山野番．種類實繁．卑傀儡番．以檠其餘．

跋

右採硫日記三卷。國朝仁和郁永河撰。按是書見吳中吳翊鳳伊仲祕籍叢函鈔本。不著撰人名氏。而書中所載詩如文身舊俗是雕青一首。胸背爛斑直到腰一首。莽葛原來是小舸一首。覆額齊眉繞亂莎一首。六十七字居魯嶼洲人官吏科給事中番社采風圖考錄之。稱仁和郁永河作。又書中有不若吾鄉澈灩容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人思之語。殆西湖風景。益知其爲仁和人矣。則定是書爲永河所撰。似無疑義云。永河字履未詳。俟考。書爲採硫于役所紀。而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紀之特詳。於末卷尤暢言焉。固明言俾留意當世者知之矣。實足與魯亮儕臺灣始末偶紀。藍鹿洲平臺紀略。沈子大治臺灣私議。趙雲松平定臺灣述略。謝退谷蛤仔難紀略。同爲有用之書。所言殆如疊矩重規矣。又言欲化番人。必如唐韋皐、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噫。豈獨爲臺灣一郡言哉。莽葛船名。蛤仔難紀略。番社采風圖考。並作搳擘。音本同。而字各異耳。咸豐癸丑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採硫日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郁永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二六二三上

陸